



萬州軍紅

著編聲凱陳

1938



icy

陳凱聲編著

紅軍卅萬

新中國出版社發行

序 引

中國的紅軍是世界的一大驚異！

十年前，『一把菜刀』就是他們唯一的武器；十年後的今日，已經具備着相當現代化的武裝配備了。十年前，兵力只是一個兩個，十個百個的遊勇散兵；十年後的今日，却已經發展到十萬，廿萬，最近據宣傳，已達卅萬之衆。這不是世界的一大驚異，是什麼呢？

這一支偉大的，驚人的，傲視晉北的今日的紅軍，在過去，是一個大大的隱謎；而現在是公開的祕密了。

我們願站在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把過去一切不能輕易公開出來的所謂祕密——生活上的祕密——都全部地展覽在同胞之前。爲了醒目計，編制上着重於門類的折別。讀者有掩卷之際，試閉目猜想一下，當能同情於八路軍的早期的困苦流離的生活，

也一定能夠讚美他們在晉北前線上殺敵致果的勇武的生活，從這種同情心出發，你們更一定能夠提高對於抗戰的熱烈的心腸，能夠增進對於抗戰的勝利的自信。

單是洞悉他們的生活是無用的，必須要學習他們這些生活才好。

別忘了，八路軍是中國最快樂的貧民部隊，是我們人民大眾在生活的重軛下的唯一的赤十字軍，是抗日前線的模範的戰鬥部隊！

編者誌於漢皋披星樓

目次

第一章 中國境內最快樂的貧民部隊——紅軍	一
一 混雜而統一的一羣	一
二 工作人員的類別	二
三 紅軍生存的基礎	三
四 所謂紅軍殘部	五
五 紅軍從全國奔來	七
六 紅軍與羣衆	八
七 組織的精密	一一
第二章 與小兵同甘苦的紅武士	一二
一 紅軍的官兵與民衆	一二

二 幹部的成分……………一八

三 集團意識的泉源……………二〇

第三章 紅軍的軍訓生活……………二一

一 紅旗下的小兵……………二一

二 操練與學習……………二二

三 軍訓的現狀……………二二

第四章 紅軍的雛型——少年先鋒和兒童團……………二五

一 所謂小紅鬼……………二五

二 紅軍幫助窮人……………二六

三 少年先鋒與紅軍哨兵……………二七

四 一個十六歲的小兵……………二九

五 一個十三歲的小兵……………三一

第五章 紅軍的搖籃——「紅軍大學」……………三四

一 奇特的紅軍大學……………三四

二 英武的大學生……………三五

三 大學科目一斑……………三七

第六章 紅軍的文化生活……………三九

一 文化教育概況……………三九

二 紅軍與歌詠……………四一

三 紅軍與戲劇生活……………四二

四 軍隊的戲劇組……………四三

第七章 紅軍與經濟生活……………四七

一	破天荒的活動	四七
二	經濟組織	四九
三	工業中心	五四
四	兵工廠	五九
五	生活的門已爲他們打開	六二
第八章 紅軍與農村生活		
一	春耕的口號	六五
二	生產戰線的一隅	六九
三	集體勞動	七二
四	紅軍與土地問題	七四
五	紅軍與稅收政策	七八
六	形形色式的農業隊伍	八一

第一章 中國境內最快樂的貧民部隊——紅軍

一 混雜而統一的一羣

紅軍是很混雜的一羣，但比起普通按省份區分的中國軍隊，在組織上更具有真實的「民族性」。他們的不同省份的背景和方言，沒有把他們區分開，並且常常變成了很要好的夥伴。在他們之中，我從來沒有看見一件很嚴重的口角。實在，我在蘇區整個的旅行裏，沒有看見一件紅軍兵士之間的交手打架，我認爲這件事在血氣方剛的青年之中，是很難能的。

雖然悲劇幾乎接觸了他們全體的生活，但是也許是他們太年青了吧，悲劇並沒有使他們沮喪。在我看來，他們好像是真正快樂，而且或者是我第一次看見的中國普羅列塔

利亞從心裏快樂的一羣。消極的自滿，是在中國的普遍現象，但對於生存的積極感覺的高一層的快樂情緒，實在是稀少的。

二 工作人員的類別

八路軍的工作人員，分政治員和戰鬥員兩種。政治員智識水準較高，對於民衆宣傳所負的責任也較大，在軍隊所到的地方，他們就到大街小巷，把大批的標語和壁報貼出來，向民衆隨時作演講和談話，民衆有什麼痛苦，也須設法加以解決，假如他們遇到危險時，戰鬥員便有救助的義務。關於他們軍隊在前線的生活，他們雖然只有一套服裝，每月的薪餉亦非常有限，而需要老百姓供吃、供住，但他們買東西總是給錢，住過的房子，臨走時必打掃一番，這使老百姓對他們的感情，自然密切起來，甚至捨不得他們離開。他們經過了五台山，五台山的老百姓曾見人便問：『八路軍還來不來？我們常常受人欺負，盼望他們能派兩個人來保護也好！』

三 紅軍生存的基礎

中央社記者王少桐先生說：

當記者向八路軍考察之前，多少也像一般人那樣。對他們是含有神祕奧妙的心理，就是他們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在那裏。經過這次考察，覺得他們存在的原因，很平常，很簡單，很必然，正像一幕戲而被拆穿後的一樣，不足希奇。可是問題，就在耍戲法者的一點妙訣。這個妙訣，可以分精神和物質兩方面，他們除訓練外，對政治問題，社會現狀和羣衆心理，每天都有一小時的講話。使每一個份子，對每一個問題，至少都有一個淺近瞭解，因為心理上的瞭解，可產生意志相同的結果，意志相同，精神就會團結，步調就能一致，力量也就能產生。這差不多可說是一種定律了。譬如說他們的部隊，此次參加抗日，他們每一個士兵，平時早已都明瞭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和侵略中國種種的野心，他們每一個兵士的腦中，早已存對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觀念，無疑的他們在抗日戰

線上，步調一定一致，精神一定團結，而且一定能產生偉大的力量。記者在八路軍部時，隨便問到他們一個十四五歲的勤務兵，他能告訴你，爲什麼要打倒日本，和他們這次來前線的任務，這實在值得驚佩而注意的。

其次，他們是不分階級，總司令也罷，除了職務的區別外，平時在一塊娛樂，一塊談天。一個士兵去見總司令，是很平常，沒有看見太拘束的窘狀，也沒有看見長官無謂的威武。一個士兵作錯了事，沒有以打罵來責罰，只以和善的指示，糾正他們的錯誤。你想這樣一個集團，精神沒有拘束，只有融洽和愉快，如何不產生偉大的力量，如何會輕易的被摧毀，他們每天祇是在那裏生長啊。

再，說到物質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總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總司令一定吃青菜；總司令服裝和士兵沒有分別，簡直沒有例外。這雖然是一些小事，實際上物質享受的平等，正有轉移精神的莫大作用，因爲物質待遇的平等，可以使每個士兵精神上得到安慰，這個安慰，卻產生沒怨艾沒不平的結果。

再有一點，就是八路軍的幹部，他們都能瞭解羣衆，他們無論何時何地，總是以羣衆擺在前面，他們把大部份的工作，是放在羣衆身上。所以他們所到處，都能得到羣衆的同情和贊助。記者此次經過八路軍的附近村莊，無論問到那個居民，對八路軍都是有特別的好感，都給了許多好的批評。我想每個居民，不見得都說謊罷。這些都是八路軍的特點，實際說來，都是很平常的事，算不了什麼妙訣。我想那一個帶隊的官長，都能明瞭，而還是在能否切實做到。八路軍能做到，所以給人們一個特殊印象。

四 所謂紅軍殘部

紅軍在陝北經過了重新改編之後，分成三個軍團，叫做第一二四抗日紅軍。除了這些基本隊伍之外，在陝西還有東西集團軍，數千百的遊擊隊，赤衛軍和農民自衛軍。

估計這三方面軍隊，總數約在九萬至十萬人之間。這些軍隊大多數都有新式步槍的配備。他們也有自動步槍輕重機關鎗及輕炮，所有這些軍器都是從敵軍手中得來的。紅

軍還有兩師騎兵，所騎的差不多都是從馬鴻逵手中奪來的甯夏馬。這些騎兵都是很好的騎手，也是中國唯一佩馬刀的騎兵。甯夏和綏遠還有回族紅軍和蒙人遊擊隊。

這就是所謂『殘餘共匪』。

許多人都以為紅軍是困苦的土匪及流寇。這觀念是錯誤的。紅軍的主力多半是一些年青的農工，他們自信是為家，為國，為土地而戰——大體來說，這是事實。他們隊伍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我自己的印象是：他們在知識上，體格上，的確稱得起一隊少年軍。他們深深瞭解他們的使命與任務。他們都是極端愛國者。倘若你問他為甚麼加入紅軍，他們通常的回答是：第一因為我們要和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第二，我們忿恨地主們和高利貸者。

彭德懷所統轄的第一方面軍裏，有百分之念五是農業勞動者，（包括手工業者，騾夫，學徒，農業工人等）；百分之十三是產業工人；百分之五十八是農民；百分之四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小地主，富農等等。在這一軍裏，士兵和軍官合起來，有百

分之五十是共產黨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大約百分之七十三的士兵能寫讀簡單的文字，標語及傳單等等。（地方的軍隊識字比例略微低些）他們的識字程度比陝西的農民——百分之九十五是文盲——高得多了。紅軍是從入伍那天起便要開始辨認那特編課本的字，他們每天還要聽些政治講演。

士兵也和軍官一樣，是沒有薪餉的，祇是每人在他分得的土地裏取得一些收入，飲食，服裝，氈毯，以及其他應用物件，完全由軍隊供給，士兵個人永遠不許沒收他人物品，如果盜竊他人物品，要受嚴厲的制裁。士兵購買物件必須償價，而且絕對不許欺壓小商人及販夫。

五 紅軍從全國奔來

紅軍士兵按着份省來說，百分之五十四是陝甘晉人，百分之十四是河南人，百分之十三是安徽人，百分之九是湖北人，百分之二是江西人，百分之五是東北人（東北軍的

舊部。）在第一方面軍裏，大部份是南方人。其中還有苗人裸裸及回人的兵士和小隊長。第二及第四方面軍裏，雜有西藏人及蒙古人。

六 紅軍與羣衆

他們所有的紀律，幾乎完全都是自己訂立的。當我們走經一些在山上的長的野杏樹的時候，猝然人都分散了，直等到每人都裝滿了他的口袋，而且總有人帶回一手捧給我。於是離開這些樹，他們恢復了秩序，就很快地前進，追捕剛才耽誤了的時間。但是當我們走經私人的果園的時候，沒有人動在裏面的果子，而我們在鄉村裏消費的五穀蔬菜，都是十足給錢的。

農民們對我這些紅色戰士，沒有仇恨。相反的，他們好像彼此有很親密的友誼，而且是很忠誠——這種事實，或者不是與最近的重分土地無關的。他道所有可吃的東西，都很自由地拿出來賣，而且毫不躊躇地接受蘇維埃貨幣。當我們在正午或日落的時候來

到一個鄉村，本地的蘇維埃主席，很快地會爲我們準備地方，指定爐火給我們用。我屢次看見農夫家女人和他們女兒，自願地拉扯我們的火爐的風箱，和紅色戰士們吵架談話——這對於中國婦女是極解放了，特別是陝西的婦女。

有一件有興趣的事實，值得提出表明紅軍確有它的羣衆基礎。從前的蘇區都是由一些農民自己去警衛，蘇區裏沒有固定的守備兵，所以他們戰鬥力可以全用在前線上。地方的警衛完全操於村民及革命保衛團，農民自衛團以及遊擊隊之手。例如陝北的前線，完全由這些農民組織來防衛。這種事實可以表示人民對於紅軍的愛戴。因爲紅軍並不是寄生在他們中間，作一種剝削與壓迫他們的工具，而是長期的在前線上，鞏固新得區域以及和進攻的敵人作戰。在另一方面說，這種嚴密的農民組織變成一種後方保衛隊，使紅軍高枕無憂地極力出動。這功效是顯著的。

赤軍在入黔的那一年，第三天在第三中學操場開民衆大會。朱毛親自出席。工農學生商民被宣傳而執旗參加大會者將萬人。朱德大講其赤軍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說赤

軍願意聯合一切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毛澤東則大講其蘇維埃政權不收苛捐雜稅，全民選舉，蘇維埃政府主張抗日等等。

赤軍這種宣傳，影響軍省人心極大，赤軍在這個大會上成立『革命委員會』，並真有幾十個學生，工農，商民當選並演講，且內有教育界份子。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幾日就成立了幾百人的抗捐隊。自動去清查貪官污吏，沒收其財產，當場鳴鑼聚衆散發。貧民之集在縣公署（駐總政治部）天井中等發『土豪衣服』者何止千數。

赤軍一方宣傳，一方招募赤軍新兵，十二日中確有四五千人加入赤軍。此輩均係川黔滇籍之貧民或退伍者，對於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輩加入赤軍，對於赤軍有莫大之作用。以後朱毛之能轉戰於黔北者，此輩出力甚大也。

赤軍辦事敏捷，我在國軍中亦未見者。赤軍進遵義城後第二日，被服廠，修械，糧秣廠均已開辦，新兵之軍裝不久即發出，舊槍即修理完竣。

七 組織的精密

紅軍組織很精密——在四川紅軍雖然不是武裝最好的，却是組織最好的軍隊，特動隊，木工鐵工擔夫是確實的。青年和婦女用來作宣傳，縫任，烹調等工作。當他們在成都西面的時候——他們在一個城裏，有六架能攜帶的無線電報機，保持他們和全中國的其他紅軍繼續有聯絡。

紅軍的組織，和省軍組織的比較，最好用一位外僑，遊歷某處及所說的下面一段話，表示出來：『紅軍習慣是自己建築臨時掩蔽部，他們有特別隊替他們幹，因為這種組織的結果，是以在某處雖有八萬紅軍駐紮，比以後一萬二千到二萬省軍駐紮，對於該處人民的攪擾還小』。中國政府宣傳，稱紅軍爲『匪賊』，這種誣蔑，誰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證明呢？四川現在進行的乃是兩種軍隊間的內戰——一種組織好，一種武裝好。

第二章 與小兵同甘苦的紅武士

一 紅軍的官兵與民衆

紅軍俘虜廉臣先生說：

『我三年來在赤軍中之見聞所及，和此次隨赤軍西行入川，我覺到赤軍及共黨現在已經成爲中國國內的一個實力派，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赤軍僅係跳樑小丑，那麼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當局集中百萬軍隊，費時幾載，每年耗費國家財政之大部，並且何需蔣委員長親自在江西，貴州，雲南，四川督剿。很顯然的赤軍已經是南京的一個主要對手，而且這個對手——赤軍——的實力，超過國內除雲南京軍而外的其他各個實力派。論全國赤軍數量，除南京軍而外，赤軍則超過任何中國南方北方各個實力派，若論赤

軍之質量，則我雖不知其詳，但有一事可以反證者，國內過去及現在之實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等，當年都佔有比赤軍優越之地區及優越之經濟條件，但一旦與南京政府作戰，則在短時期內，都被蔣軍所敗。而徐軍則相反，蔣委員長之剿共已歷數載，屢屢限期消滅，可是赤軍並未消滅，而且朱毛徐會合，活動愈烈。並且南京軍幾年來之剿共，却送了赤軍不少槍彈武器，赤軍所有武器之來源何在？既無海口可買，又無新式兵工廠，而連年作戰之消耗。以及赤軍武器之擴充，都係繳自國軍。即退一步言，至少是赤軍能夠在幾年來，並且直到現在還在與南京政府對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謂赤軍在數量上在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數一數二的實力派。

以我旁觀者之地位觀察赤軍部隊之所以堅固與有戰鬥力，是由於下面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赤軍兵心團結，這確係事實。試想赤軍幾年來在這樣困難條件之下作戰，如果軍心不固，則早已失敗。而赤軍兵心之所以團結，一方面確因共黨在赤軍兵士中進行許多教育工作。赤軍兵士是自認抗日救國，解放工農是自己的責任，這就使赤軍

士氣大振，同時共產黨黨員及共產青年團員却於赤軍兵士中佔百分之四五十。而這些共產份子，曾受共黨之專門教育者，在赤軍兵士中確有極大的細胞作用。譬如，赤軍之新兵，大半依靠赤軍各連中共產份子去教育他們。在赤軍行軍中發生困難時，（如糧食及宿營地缺乏等等）共產份子必先讓非共黨份子之赤軍士兵先吃先宿，作戰時共產份子則冲鋒在前，退却在後。共產份子在火線上受傷時，非但絲毫無懷喪呼號者，而且還大聲疾呼：「同志們！努力冲鋒！」『不要顧我而妨害戰鬥啊！』。而軍之富有戰鬥力者，亦由於共產份子的領導。赤軍在作戰之前夜，每連之共產份子必先召集會議，決定明日作戰時如連長指導員傷亡，誰為繼任，如再受傷，須再繼任，這樣準備了四五個。所以在作戰時，即使下級幹部受傷。仍有繼續不斷的候補者，也正因此，所以赤軍部隊極不易擊潰。

赤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

第二個原因，赤軍所以不被擊敗，而反日益擴大，由於民衆給赤軍以幫助。即以江

西赤區而論，赤軍在此作戰已多年，人口，經濟已兩感缺乏，但能堅持如此之久長，正由於當地民衆之極力幫助赤軍。再如此次軍入川，沿途經過不知幾許困難，但赤軍有居民爲助，故並未餓飯，而且沿途民衆之加入赤軍者有幾萬。

有人說赤軍沿途強迫居民以從赤軍，實質上，不但無其事，而且不可能，試想，赤軍初至一地，只要居民遠避，赤軍何處去找居民？實際上赤軍一至某地，當地居民除非所謂「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爲赤軍帶路，當挑夫，沿途到處成羣的加入赤軍當兵。以我觀之，赤軍之所以得民衆幫助，不由赤軍之威脅民衆，而由於赤軍兵士守紀律，的確不擾民，不動民間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沒收」所謂「軍閥，官僚，劣紳」的財物，散給居民，民衆感覺赤軍對他有實際利益，所以趨之若狂。

第三個原因，赤軍經過這許多困難終於克服了困難。赤軍所處環境之困難，遠非南京軍可比，欲問赤軍何以能克服困難？我以爲赤軍中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澤東爲赤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

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赤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爲不可多得之天才。因爲沒有如此才幹者，不能做成這樣大的事業。此外，如周恩來，張國濤，林祖涵等遠在國共合作時，已是當時國內政治上之要人。周恩來爲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國內各方面軍隊之學生很多與周熟悉者。周恩來之勇敢，毅力，辦事精神，黃埔學生，對之仍有好感。

赤軍中之上級軍官如彭德懷，劉伯承，林鏢，徐向前，董振堂，鄒昆，羅炳輝，陳毅等，大部係國共合作北伐時之國民革命軍軍官出身，富有作戰指揮的能力。率領赤軍作戰已多年，對國事及政治問題，均對共黨有堅決之信心。劉伯承，彭德懷，羅炳輝及以後之二十六路軍之趙博生，董振堂輩均爲北伐前後之國民革命軍中之共黨黨員，舉行兵變而爲赤軍者。他們爲堅信共產主義的份子，在赤軍中領導赤軍與國軍對抗這七八年。

我在赤軍中對赤軍領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怎也許多是由於我在南京軍中服務時所感影響太壞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別的軍隊中當一團長，個人生活

已極奢華，更無論師長軍長矣。但赤軍軍官則反是：赤軍軍官之日常生活，真是所謂與兵士同甘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兵士，飯食一律平等。赤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伕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爲軍長，誰爲師長。而且赤軍領袖與兵士特地接近，軍長師長常雜在兵士中打籃球，排球。軍官與兵士相親相愛。這種赤軍軍官與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確爲國內其他軍隊之軍官所無。也正因爲赤軍領袖在日常生活上與兵士同甘苦，所以雖在全種困難環境之下，而赤軍兵士仍毫無怨言。赤軍領袖之品行治事精神，亦爲現世一般武人望塵莫及者。

茲略舉一二事爲例。赤軍領袖自朱毛起，從無一人有小老婆者，赤軍軍官既不賭博，又不抽大烟，赤軍軍官未聞有貪污，及尅扣軍需者。

還有一事，非但爲國軍軍官所無，而且爲常人所不及者。如趙博生，董振堂二人均爲西北軍孫連仲部下之上級軍官。在江西寧都率二十六路軍二萬餘人兵變投入赤軍。趙董二人均原係共黨秘密黨員。他們一至赤區，卽各將十餘年各人所蓄七八千元，全數捐、

給共黨中央。由此可見赤軍領袖對於共產黨之信仰及犧牲個人之精神與現世之貪污犯法，假公濟私之軍官比擬，顯有天壤之別也。」

二 幹部的成分

紅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包括由分隊長以至軍長的年齡都在內，營長以上的幹部都是黨員，祇有一二個例外。

連排長以上都是識字的，雖然我遇見過許多入伍以前還未學讀書識字的。

團長以上的軍官，雖然年紀是那麽輕，可是平均起來，都有過八年的作戰經驗。在紅軍的將官及蘇維埃的幹部裏，有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大學中學的畢業生，有從前國民黨的官吏，有東北軍的軍官，更有許多從英，法，德，俄回來的留學生，但我所遇見留美的祇有一個。

紅軍大多數的士兵和軍官的未婚或「離婚」的——就是他們把妻子和家庭撇下。幾個

例子中，我很懷疑他們的所以加入紅軍與他們想解脫婚姻，不無牽連。紅軍的士兵不叫作「兵」，而稱之曰「戰士」。我的印象是半數以上的紅軍戰士還是童男。女共產黨是很少在前線上和軍隊在一起的。據我的見聞，紅軍對於農民的婦女都非常尊重，農民對他們的紀律也很稱道。紅軍很少吸烟喝酒的。第一方面軍軍長彭德懷——他原是國民黨軍隊裏的將官——告訴我少年的紅軍，最大的長處是刻苦耐勞，這也是他們不急劇就要異姓伴侶原因之一。彭氏本人從一九二八年領着一部國民黨的軍隊加入紅軍以後，就沒有見過他的夫人。

紅軍軍官的死傷率是很高的。他們自團長以下常常和士兵在一起作戰。在第一二次國民黨大圍剿的時候，紅軍軍官的死傷率達到百分之五十，可是軍隊怎麼能忍受這種重大犧牲！所以從那次以後，他們採取一種戰略來減低有經驗軍官的生命的危險。但是國民黨第五次——也就是江西末次——的圍剿，他們的死亡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五。在現在的蘇區裏，你可以看見許多事實上的證明，很多二十幾歲的青年，失掉手或割去了手

指，面部創傷或四肢不全，但他們還在爲革命而戰爭。

三 集團意識的泉源

實在我所遇見的紅軍，要算是在中國境內最快樂的貧民。他們的生活自然的困苦！平常而簡單的食品，襤褸的衣裳，而艱難困苦還是不斷的來臨。但是人人的生活，都是如此，上至朱德，彭德懷，下至行列的弟兄，在士氣上一些也尋不出差異來。因爲他們不分上下的，同樣要忍受着痛苦和身體的不安，所以更增加他們集團的革命意識。

第三章 紅軍的軍訓生活

一 紅旗下的士兵

在豫旺壩高大的城牆上，老遠有一羣紅軍號兵在那兒練習吹號，又在城市的一角上，正飄揚着一面大紅旗，黃色的鐮刀和斧頭標誌，在摺縐的旗面上時隱時現。我們又可以看見在一邊有一個潔淨的院落，那兒正有一些回民婦人在淘米做飯，另一邊，有一條繩子掛着不少洗出來的衣服。在遠處的一塊方場上，有好多紅軍兵士在那裏練習爬牆，跳遠和扔手留彈。

二 操練與學習

紅軍自然有一個規定的時間表來作體育，智育，社會及政治知識的訓練。他們鼓勵跳高跳遠，攀牆，賽跑等比賽。每天認兩點鐘的字是強迫的，由連排長領導着在本連排的俱樂部上課。每天還有射擊，騎馬，戰術，刺刀，以及步伐等操練。在娛樂的時間他們便唱歌，寫壁報，研究各種學術等。

『不要怕！他們只是一些遊擊隊——在操練着。這裏有一個紅軍遊擊隊學校。不要驚慌！』

原來，遊擊隊的日課，包含有這種古代的中國戰爭呼喊的演習，正好像在封建比武的時代，在布克夫人英譯『水滸』的書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經驗了某種不知不覺的身體上的脊背上的戰慄，我能夠證明，在恫嚇敵人中，這種呼喊仍舊是有效力的。在黃暗中，當遊擊隊最便於行動的時候。在突然的攻擊中呼喊著，這些呼喊是十分可怕的。

三 軍訓的現狀

一個受訓女學生說：

「我所加入受訓的這一大隊，大概八個禮拜後就要畢業。畢業後身體好的上軍事連，壞的則做政治工作，或分派到各地去。我在這裏是很受優待的，學校訓練部已跟我談過話，要我現在就上軍事連，我不答應，因為我想在畢業後再去；同時爲了我身體健強，做事負責，他們都願意把我訓練得更堅強些，更充實些。我的好姊妹，儘管放心，我決不會使你和他們失望的，我越受人家優待，越增強我努力幹的精神。」

我們每天的工作是這樣的；早上五時半起床，上早操，唱歌，七時吃飯，自修到九時上課，十二時完課，午飯。下午一時上課至四時完畢，自修一小時，五時吃飯，飯後有課外活動，晚上七時點名，呼口號，接着開小組學習討論會，直到十時後才能睡覺。每禮拜六還有晚會，是挺熱鬧，挺興奮的集會。上的課程有：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中國問題，日本研究，戰時之政治工作，辯證法，制式教練，班進攻，班防禦，排進攻，班偵察，遊擊戰術，射擊學，步槍學，實彈射擊等等，一天忙個不停，生活是夠

緊張積極的。

近來爲了避免日機來轟炸，所以停課了一個禮拜，作防空演習和建築避難的地下室，男的均參加了這些工作，並且還動員了全延安的人民，女的可隨意參加工作或作宣傳慰勞等事，我憑了這付頑強的身手，也去加入了男子做的擔泥工作。」

第四章 紅軍的雛型——少年先鋒和兒童團

一 所謂「小紅鬼」

永遠不能忘的驚異，就是少年先鋒隊。他們在紅軍裏有一個親熱的外號叫做「小紅鬼」，差不多人人都喜歡他們，每一個紮營的地方，都有這麼一隊由共產主義青年團所組織的「小紅鬼」。他們的年紀都在十二至十六七歲之間，甚麼地方的人都有。他們有的參加過這八千英里的長征，有的參加過去年向山西的出動。他們的職務是：傳令，演劇，號兵，無線電報員，挑水伕，宣傳員，馬夫，看護，及書記等。

我記得在甘肅遇見過一個小鬼，他們都叫他山西娃娃。他是山西洪洞縣附近城鎮的一個學徒，當紅軍來到的時候，他糾合三個小夥計一起跳牆出去加入紅軍裏。他爲什麼

決定加入紅軍我却不知道，但閻錫山的反共宣傳和年長人的勸誡，對他們實在是適得其反。當我問他爲什麼要加入紅軍？他說：「紅軍是爲貧民而戰。紅軍是抗日的軍隊。爲什麼別人不可以加入紅軍呢？」像他這樣加入紅軍的人還多着呢。

二 紅軍幫助窮人

戰士中，大分別的人，都是十幾歲的兒童。他們之中有一個綽號叫做「老狗」。他是一個南方人，從中國南部福建蘇維埃區域，隨着紅軍的長征，一直來到西北——這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是外國軍事專家，不會相信牠的可能的，但是這裏就是「老狗」，年紀十七歲，但看來只像十四歲，他完成了這個長征，而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他說：「假如紅軍須要的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和他一塊的，有個綽號叫做「老表」的，他是十六歲。

有人問過他們喜歡紅軍嗎？他們就要帶着真摯的驚奇。很顯明地，他們任何一人，

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

「紅軍教給我讀書寫字了。」老狗說了。「在這裏我學會了運用無線電了，也知道如何準確地射擊。紅軍幫助窮人們。」

「就只這些嗎？」

「牠對於我們是很好的，而我們永遠沒有挨打。」老表接着說了。「在這裏，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像在白區裏，在那裏，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在這裏一切人都幫助窮人而戰爭，為拯救中國而戰爭，紅軍和地主與白匪戰爭，紅軍是抗日的。現在，請告訴我，為什麼有人不喜歡像這樣的一種軍隊？」

三 少年先鋒與紅軍哨兵

兒童大一點的被組成先鋒隊，年紀小的則屬於兒童團。

在這期間我得到許多新的見聞，和新的智識——多到直至現在我還沒有時間來領略

它。所以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有是竭力把我的印象歸納起來。分成四個部分：第一，蘇維埃區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第二，蘇維埃區的經濟狀況；第三，紅軍的性質；最末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而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是一個概括，正如孔子所說『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一樣，其餘請大家自己去判斷揣測吧。我為什麼把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歸納到一起呢？因為這兩樣在赤區是差不多分不開的。

例如，我先告訴我自己一個經驗，當我初入蘇區時，首先經過一個整天見不着人烟的地方，身邊祇有一個騾夫陪伴着。這些邊界常常受地主們豢養的民團所騷擾，他們不斷的侵入蘇區裏掠奪，放火，以及擄人。他們簡直是些匪賊罷了。有些民團很顯明的在追逐我。有一次他們祇有幾里路便追上我了，不過因為我所旅行的是些山路。看不見後面的人影，所以不知道。有一個村童，也就是紅軍的先鋒隊，看見這情形，便急速地抄着一條山上的捷徑，去警報紅軍的前哨，說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領着一百名賊匪，侵入蘇區來了。紅軍立刻派下了伏兵，結果把民團趕走了。那天晚上我到了安塞，纔知道此

事，紅軍的軍官告訴我脫險的經過。幸而他們不相信這些民團是我領來的。

這個少年先鋒隊的忠實行動，就是蘇區政治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具體表現，他們的忠實與負責，正與中國其他鄉人的不管閒事相反。

四 一個十六歲的小兵

一位記者說過下面的一個故事：

正太線戰爭發動，記者遂決定從北線趕上一支八路軍隊伍，到正太線去。送我的是八路軍一個十六歲的小兵帶有一匹驢子，我們步出村莊，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五十里的途程，一半要行在夜間了。我開始猶豫這小孩子他能否帶我到所要去的地方，於是我注意到他：帽子遮到耳朵，袖子挽起一半，一支盒子槍打在屁股上，子彈袋斜背着，裏腿下面是一隻赤腳，兩隻草鞋，行起路來，靈巧均勻地抬動着，我趕不及他，和他攀談起來。

「小同志，今天到那裏呀？」

「××村。」山東口音。

「好多路呢？」

「五十里。」淡淡地，「今天要走一些黑路的。」

「那麼這一條路你可認得？」

「上月隊伍來時走過一次，沒有住那個村子。」

「那麼……你是山東人？」

「是的，俺加入紅軍已經五年，是在江西。」

他這樣的答覆嚇倒了我。進而我又聽到我所希望知道的關於他的事情，如一串串的連珠，如一齣緊張動人的武戲，如一個歷史英雄的故事，一個多麼勇敢有爲生平啊！

我們常信在困苦環境中掙扎的人多是最有生存技能的人，最有前途的人。一個至大至剛，不屈不撓的人格，必須是飽嚙人生困苦而能夠克服困苦的人所具有，一切處在優

越地位，過着安適生活的，甚至製造困頓別人條件的，大都在退化，失敗的漩渦上打轉圈了。譬如這位小兵，如果他不是受着生存的威脅，更重要的如果他是不積極的對抗威脅，則難有這樣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明敏的腦力，來成功他這樣一位站在鬥爭最前線的少年民族英雄。再如中華民族對着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深信日本軍閥必致失敗，中華民族必有它的解放的光榮前途，道理也就是我們處在反抗，求生存的地位的一個主要條件之上。

五 一個十三歲的小兵

另一位記者描寫少年先鋒的豪氣如雲的精神如下：

「第二天隊伍出發，許多小同志，把應帶的東西都背在身上，救亡的歌聲還不斷的在嘴邊流。預備號，跟着一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前進號，跟着『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隊伍不必看齊，立正，稍息，行來自然不拘，沒有階級之分，只有指揮員和戰鬥員的不同，沒有生活的不同，反而更密切的打成一片。行起軍來，有些人帶上書看，有些人在練習日語，有些人就逐一檢討北線各處的勝利。小兵他們的赤腳穿草鞋，有的讓石子撞破趾頭。鞋帶也斷了，又趕不上隊伍，也許坐在石上涕哭一下，但是他們沒有特殊情形，從不要人管，從不掉開隊伍，即使在休息時，他們也不必歇在一起的。

太行山裏的路，多半只能允許單人行進，不是沿着河邊，就是蜿蜒在深谷裏，到某一個山嶺需要越過時，路更成了一條強的漢子，它硬挺挺地就上去了。這時，隊伍行列間，歌聲也擴大起來，假使有人走遲了脚步，他的前面立時就會增多了幾人。

滹沱河水流在絕壁的中間，一座大橋連起兩面山根的小道，道是在石壁鑿成的，紅葉從山上飄下來，經過行人的身邊落到河裏去。在這地方，我們遇到了轉戰太行山東麓兩個月的一批友軍。我們讓開道路請他們通過，宣傳隊，音樂隊馬上就跑上橋頭，給他們吹唱起來，從「進行曲」到「漢宮秋月」。大隊過橋時，宣傳隊領導着喊口號，從「

驅逐日寇出中國」到「擁護抗日友軍」。友軍疲憊的面容上添上了緊張的笑，長官也領導着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聲音震動山谷。

他們在橋上休息的，問一個宣傳隊的隊員：「你幾歲了？」

「十三。」

「你爲什麼要當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它現在侵略我們，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都應當一致武裝起來，把它趕出去！」

第五章 紅軍的搖籃——「紅軍大學」

一 奇特的紅軍大學

關於在陝西保安的紅軍大學，——簡稱紅大——是有許多事情，非常奇特的。

在紅軍大學中有一件很可自豪的事，就是在一班研究生裏，老練的戰士們，平均的年齡是二十七歲，每個人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和三處傷痕。每人平均都走過一萬英里的長征。除了紅軍大學之外，世界上能有一個因為紙的缺乏，以致祇有用敵人宣傳品的空白或背面，做課室的筆記本的學校麼？教育每一個學生的費用，包括着衣食和一切雜費，每月用不到十五元的學校有嗎？能有這樣的一個學校，為在那裏的幾個著名的學生的首級，懸賞價值的總數，超過二百萬元的嗎？

這樣就是所謂紅軍大學。

最後，紅軍大學，大概要算世界上唯一有的——教室都是一些土洞，椅子和桌子都是石頭和磚的，黑板都是些石灰和土的，牆建築都完全是預防空中轟炸的——「最高學府」這件事也是因為，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子以外，有些大的窯洞式住宅，窯洞式的廟宇，和幾百年古舊的堡壘牆穴。在一千年以前，富足的官吏和地主們，建築了這些奇怪的建築，去防備水災，強盜和飢饉，並且在這裏堆集糧食和財寶。

許多圓頂的房子，很深地挖入黃土和堅固的石頭之中，有許多屋子能容幾百人。這些山涯的住宅，今天做成了很好防空的掩蔽部，預防着南京祈的漂亮的飛機；這些飛機，是中國人民送蔣介石去和日本作戰的。在這樣的古代住宅裏面，紅軍大學安置了奇怪的，但是安全的設備。

二 英武的大學生

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在下課的時候，便有許多學生在兩個設備很好的場子上打籃球；還有一些學生，在黃河支流旁邊的泥土地安置好了的場子上打網球。這條黃河支流圍繞着保安邊界。紅軍大學的講師吳良平，在閒暇的時候又是網球教員，還有一些學生在打乒乓球，寫字，看閱新書和雜誌，或者在他們的簡陋的俱樂部中讀書。

大學的四部，不分階級以及社會政治上的不同。凡一切決心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願為民族解放的目的而貢獻自己的，他們都歡迎。年齡的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性別不論。「投考的人必須要身體強壯，沒有流行病，」而且也「沒有任何的惡習。」

實際上，大學第一部的大多數的學生，是營，旅，或師的指揮官，或者是紅軍的政治委員，領受高級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訓練。在這裏教授的課程，須要四個月之久。依照紅軍的規則，每個指揮官或政治委員，在每兩年的活動職務裏，最低限度，必須在這個時期，在紅軍大學，消費四個月。

第二和第三部。包含：中隊，連，和營的指揮官。有紅軍裏有經驗的戰士，和從「

中學或同等學力學校畢業，選擇出來的新入伍人，沒有職業的教師和官吏，反日義勇軍學生，反日游擊隊領袖，和從事組織工人和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在紅軍對山西省的進征中，有六十個以上的山西的中學畢業生，參加紅軍了。

第二和第三部的課程，須要六個月之久。第四部主要是專門訓練工程師，騎兵學兵，和砲兵隊。在這裏，我以後會要遇見一些以前的機器師，和學徒們。當我要離開紅色中國的時候，我遇見八個預備投考紅軍大學的學生，從上海北平來的。他們告訴我：從中國全部，他們有一個二千人以上的學生投考者的候補名單。那時候最大的問題，是入境的問題，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祕密地進來的。

三 大家科目一班

「紅大」各國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科目。但第一部學生的食物單，可以拿來當做標準。政治講話包括有這樣科目：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黨的建設，民

國策略問題，列寧主義與民主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軍事科目包括有對日戰爭的戰術問題，對日的遊擊戰術，反日戰爭中之遊擊隊戰爭的發展，日本對華作戰中之問題。

其中的一些科目，預備了特別的教本。有些是從在江西的蘇維埃印刷所全部運來的，他們告訴我在這個印刷局的主要工廠，有八百以上的印刷工人被雇用着。別的科目所用的材料，是紅軍指揮官及黨的領袖們關於俄國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的演講。

現在，紅軍大學，已改爲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正在大批地訓練出抗日的後備軍。另有一隻陝北公學，也已在公開招生，其目標也和軍政大學相同，不過程度方面比較低一些吧了。

第六章 紅軍的文化生活

一 文化教育概況

這里先要說一說文化教育的概況。

一切教育設施，乃在稱爲文化教育委員會之下，該委員會共分爲三科，管理學校教育，社會文化，和國家出版。第一，學校教育科，負責創辦列寧小學，醫學班，農事學校，蘇維埃學校，財政經濟學校，教師養成所，並負責審查學校教師。在這篇文章最有關係的區域——先前在四川東北的蘇維埃共和國——因爲有當前更緊問題的急待解決，許多這些機關，仍然未曾開始，未經舉辦。可是所有蘇區各縣，都有列寧小學校。它的目的，乃在赤化該區的兒童。由黨的觀點看來，這種學校組織成功，可由陝北（這裏這

樣的學校曾存在過許久)的青年，教育成功看出。純在共產黨周圍裏不受任何其他哲學，騷擾他們黨的思想。第二社會文化科，有工農刊物出版所，閱報識字班，音樂隊，俱樂部，學會和新劇團，木頭人戲團，文化演講等等。第三國有出版科分三股——編輯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和印刷股。

宣傳，這是共產黨在全世界自誇的。它的組織不亞於教育的澈底。它的目標，不僅直接運用宣傳品，鼓動民衆，並且組織他們，和協助地方工作人員，所有各地方機關。包含各縣都有正式的宣傳隊，紅軍之中，也有常川駐扎的宣傳隊。

四川東北和陝西南部，見到的更重要刊物之中。有『蘇維埃』，這是川陝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赤化全川』，由西北革命軍執行委員會出版；『紅軍』，由紅軍中央總指揮部出版；『川北窮人』由西北軍區政治部出版；『斧頭』由川陝總工會出版。還有許多其他報紙出版，包括各鎮市要地貼的壁報在內。這些報章有的每日出刊一小張，有的每三日出刊一次。

二 紅軍與歌詠

紅軍在路上整天的唱，而他們關於歌的來源是無止境的。他們的歌唱並不是由於命令，都是自動的。他們唱的很好，完全是由心坎流出的。每當靈感激動了他的時候，或者他想到了一個適合的歌，他們裏的一個人，會突然的爆發出來，而指揮官和士兵都聯接起來。他們在夜晚也唱，從農民學習了許多新的民間的調子，這些農民帶來了他們陝西的胡琴。

他們大部時間是消耗在歌詠上。他們自己製出千千百百的新歌，而且繼續撰作。如果你走近他們的營地，聽吧，一陣陣入耳的歌聲，是他們在上音樂課。歌詠也有比賽的，還給善歌者預備獎品。信不信由你，他都唱得很好，尤其在夜間，歌聲震蕩着你的心弦。而遊擊隊的集團合唱，更能使你感動。一個在吳起鎮的嚴正的工程師告訴我，他認為「紅軍消耗在唱歌詠的時間太多了」。

三 紅軍與戲劇生活

戲劇生活的狀況如下：

紅校的學生們，驢夫們，軍衣工廠和鞋工廠的女工們，合作社和紅色郵務局的書記們，士兵們，木匠們，鄉人和他們的小孩們——都開始向着河邊的大草上流去，在那裏演戲劇者正在表演。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民主化的聚會。甚至於一些羊都在離不遠的網球場上吃草。

那裏不賣票，也沒有什麼優先座位。我看見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財政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一些別的官吏們以及他們的妻子們，在羣衆中散佈着，和別人一樣地坐在有彈性的草捆上。演劇開始以後，大家對他們都很少注意。

橫掛在台前的是一塊大粉紅綢幕，上面寫着「中國人民抗日紅色戲劇社」，是漢字，同時也有拉丁化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紅黨們正採用着來加速民衆教育。演劇程序定三

小時演完。裏面有戲曲，跳舞，歌唱和一種中國劇。這劇是一種雜色的表演，或者是童謠，主要的是表現兩個中心題目——反日和革命。它充滿了明顯的宣傳，完全率直的，而它的情調是原始的。但它有着從銅鈸敲打和假聲歌唱解放出來了的優點，而且是和活的材料有關係，不是一些沒有意思的歷史設計，如同沒落的中國歌劇一樣。

最後，它在機巧和精緻中所缺乏的東西，由它的強壯的生活力，和它的感人的幽默，以及一種演者和觀者之間的交流，一部分地被補充起來了。在紅色劇社的客人，好像真地細「聽」台上所說的話。這和中國其他酣歌醉舞的觀衆對比起來，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在中國聽戲的人們，主要的時間是消耗在吃菓子和瓜子，談話，來回地拋熱手巾，從這一個包廂去拜訪另外一個包廂的人，而只偶爾地看到台上去。

四 軍隊的戲劇組

每一個軍隊有它自己的戲劇組，幾乎每一個區域也是同樣。演員幾乎都是本地召集

的。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的大多數，現在都成了教師。

好幾個少年先鋒隊，長征的老手，都仍在他們十幾歲的年齡，負責組織並訓練在各鄉村裏兒童游劇團體。

農民們很遠地到他們的紅色戲劇社來，有時候，當他們離白區境界很近的時候，國民黨兵士們祕密地打發使者，請求我們的劇社，到邊境區域的市場鎮甸上去，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白軍和紅軍的兵士們，都放下他們的兵器，來到這個市場地方，看他們的表演。但是國民黨軍官們，如果知道了這事的話，永遠不會允許的，因為如果他們只要看見了他們的戲劇，國民黨的兵士們，不會再和紅軍作戰了！

可是，這些戲劇俱樂部最使人驚訝的，不是他們貢獻了對於世界任何藝術上重要的東西，很顯明地這事他們沒有做到，而是因為雖設備簡單，它們能夠適合一種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有最少限度的器俱和服裝，但是用這些最原始的材料，他們產生了許多戲劇的深刻幻像。演者只領受他們的食物和衣服，和一個很小的生活津貼，但是他們每天

研究，像一切的共產黨和少年先鋒隊一樣，而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是爲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工作的。他們什麼地方都睡。很高興地吃任何人替他們預備着的東西，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很遠地走着。從物質享受的觀點來看，無疑地，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憐地領受報酬的戲子，但是我似乎從來沒有看見過再比他們還快樂的人。

紅黨們幾乎寫著一切他們自己的戲劇和歌曲。有些是由天才的軍官們捐助的，但大部份由宣傳部的小說作家和藝術家預備的。有好幾個有名的紅色戲劇的諷刺劇，是由成仿吾寫作的，他是有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以前參加紅黨的。最近還有一些是丁玲——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寫作的。她現在和紅軍在一塊。

在共產黨運動裏，比紅色戲劇隊更有力的宣傳武器是沒有的。而且也沒有運用得更巧妙的。劇目是常常改變的，幾乎每天改變的「活報」劇，新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成了戲劇的材料。而疑點和問題，用一種幽默的，對於狐疑的農民階級可以懂得的方法，來解答了。當紅軍佔領了新的區域以後，也是紅色劇社，來平靜人民的恐

怖，傳給他們紅色綱領的基本觀念，發散大量地的革命觀念，去征取人民的信服。舉例說吧，在紅軍最近的遠征山西的期間，幾百的農民聽到了紅色的演劇者和紅軍，就成羣地來看他們。

第七章 紅軍與經濟生活

一 破天荒的活動

陝西甘肅甯夏的北部，從前的時候，文化上和經濟上在中國算是最落後的。那裏不曾有過機器工業，而共黨居然破天荒在那裏成立幾家報館。吳起鎮工廠裏有一位工程師，是留學回來的，寧願捨棄了在上海一年賺一萬元的職業來到紅區裏作沒有報酬的工作，他管理的那部炭燃機在那裏是一件新奇的事，簡直沒有一個農民看見過這種機器。

共黨的工業，原來是極幼稚的。它們包括製紙，製革，棉花和羊毛紡織，被服，兵工等工廠。其中許多簡單的機器是從江西帶來的。有些是去年從山西「俘虜」來的，更有些是私運來的。共黨開發了延長的石油井，而且設法增加產量，超過了從來的紀錄，他

們能作很好臘燭給消費合作社來出售。

陝甘寧的紅區裏都成了合作社。他們告訴我紅軍在江西的時候，有一萬多家合作社，農民社員有五十萬以上。興國——紅軍在江西時的模範縣——有一條二里長的街道，完全爲消費合作社所佔，出賣各種貨物，一天作不少的生意。在陝甘寧蘇區裏也有四百家合作社。

勞工委員會指導下的一些活動對紅區內勞工的文化生活，有很強的影響。這委員會的最重要辦公處之一，乃是關於失業者的保險的。保險金錢，並不取於工人，乃取諸願主和資本案，用來救濟失業。其他勞工團體，到能樹立的地方就樹立，這就是職業代辦所，勞動保險所，勞動研究所和工人農人住的旅館，更恰當點，這可以稱作小店。雖然這些團體，有許多還沒有進行它們的計劃，却能表現或種將來政策的價值。到現在紅黨各縣所最關心的，是農業勞工和小家庭工業。不用說，有一些基本事業是必須研究的——例如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八小時，限出最低的工資，獎勵工會，儘可能的保護勞工。

和勞動政策有密切關連的，乃是男子和女子，承認有同等權利，採用「作同樣的工作，給同樣的報酬」的原則。自然如果一個童工的工作，和成年工人作的相等，他必須得同樣的工資。——並且有了這樣的規定，就不用童工法令了。因為同樣的工資，自然能夠顧用一個更能幹的成年工人啊。在蘇維埃區域，女人可以參政，至少有一個女人，賀龍的姊姊，率領過軍隊。

二 經濟組織

中國共產黨下的經濟組織，有許多地方和在新經濟政策下的蘇聯相同，小商人仍然還有地位，可是努力採用合作統制的團體。

在通江，兩年來的川陝蘇維埃共和國首都，曾建立有蘇維埃農工銀行，這銀行有權發行可以兌換的錢幣。在紅區和攻擊白區所沒收的一切金銀，都聚到這銀行裏。這銀行有一個時期，曾開過賽寶會，擺有大堆的金塊銀塊，這次展覽會和在其他蘇區各縣發生

的同樣事情，結果傳出許多莫須有的故事，有的說這些金塊銀塊的來源，是得自神佛鬼怪，有的說是從蘇聯得來的。實際上這些金塊銀塊，乃自各方面得來的；大多數是得自金條，金塊，金葉，銀塊，和各種嬌孀的首飾，這次展覽的主要目的，乃在指示人民，銀行的資本很充足，拿這作基金，可以充實紙幣的安全，維持信用；甚或想要顯示新政府的實力。

因為「武裝防衛」的壓迫，很難希望有什麼建設。一九三四年從四川的東河，向北修了一道運河，和陝南的渭河相連。不過這道運河的建築，主要的目的，與其說是為建設事業，不如說是為軍事目的。共黨從這地方撤退西進，和朱德紅軍會合，就用這道運河運輸。用筏子小船，搬運行李用品。

至於談到共黨統制各縣的商業，雖然私人事業貿易，繼續還有，却努力採用新的交易方法。四川紅區各縣的貨物互相交換。乃由兩個組織作媒介——經濟公社，和貧農合作社。經濟公社乃由蘇維埃籌款設立，總辦事處設在通江，每縣設有分所。除了按照收

獲法收集糧食之外，還作蘇區各階級人物，買賣交換貨物的媒介。買賣的時候用錢幣，交換的時候用食鹽，棉花，鴉片等物。例如一些鴉片，可以交換若干麥子；或是食鹽交換麥子，或是交換豆子。貧農合作社，在村蘇維埃的監督之下。它的資本得自貧農收集的股本，自然收集到的股本很小。資本中每股不過在五串到二十串之間，它的事業，和經濟公社的一樣，管辦理食糧食鹽，棉布，農具和農民各種必需品。每兩星期清賬一次，將贏利分給股東。

在通江縣產銀耳——一種調味食品——最佳。這銀耳產區，在蘇維埃統治下，已經約二年了。在這個時期，蘇區裏貼滿了告白，說「銀耳是發財人吃的，不是我們窮人吃的。」共黨努力鼓勵銀耳出口，運至四川各大都市，如重慶，並海濱各大都市，如上海。這些地方用銀耳很多。共黨發出種種布告，勸導貧農放倒綠樹，在該區山坡，散置木材，以便產生銀耳。所有銀耳產品，由每個村蘇維埃收聚，如果人民要買來自己食用，得從蘇維埃購買。

和這種確立營國產品相反的，是採用種種方法，鼓勵一種私有工業。這種工業共產黨很依重。當共產黨從北方入川之初，他們奪取了許多食鹽，足以供應使用若干的時日。再者無論如何，由售鹽爲生的人，還可以得到不少的食鹽。到了後來，鹽價漲到一元銀幣市鹽一斤，這才表示食鹽大爲減少了。在這個時期，蘇區的居民，逼得吃用沒有味道的食物了，紅軍可以購得一定價格的食鹽，可是這種鹽量，也很限制。私運進來的食鹽也有一部。雖然一百三十三磅鹽水才能煉鹽四兩。在通江西門外，有兩個關閉的鹽井，重又開辦了。蘇區有特別鼓勵製鹽，販鹽的條例公布，有如下的規定：

「凡井戶，爐戶，鹽井老板等，已經逃走的可以回來，按照蘇維埃的法令經營鹽業——繳納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所得稅。

「凡逃往白區的，其他白區的工人，如果願意到蘇區來工作的，都得受蘇維埃勞動法令的保護，以八小時工作，每日可得五角至一元的工薪（通常薪金日薪僅一二角）

「豪紳地主，反動份子之鹽井蘇維埃沒收之，照合作社辦法經營，收成百分之十作

「社會勞動保險。」

出了銀耳和食鹽之外，蘇區內的主要商業政策，乃是不干涉正常商人市場經濟的政策。可是在所有共產黨統治區裏面，還有普遍施行的某種規章，從各方面努力禁止投機或抬高物價。各縣的商會解散了，否認所有大小商人的特權。在白區裏面，他們有這種特權利用商會的名義，創下了特別的專利。當一發現商人怠工，或屯積貨物，高抬物價，以求厚利肥己的時候，立刻就想出方法，限定價格，並採用訓練商人的方法。可是一旦專利統制的情形剷除之後，無論什麼地方，立刻又恢復貿易的自由。這種政策，並不是說不徵取商業的稅收了。在中國蘇區裏面，這種稅收的存在，和其他各稅一樣，是彙進稅，由商業資本中抽納。按照附件規定，這種稅收，分爲十四個不同的等級。從資本在一二百元之間的公司，抽納百分之六的稅，到資本一萬和五十萬之間的公司，抽納百分之二十五的稅。不用說，大多數的公司，所在的區域，只要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他們的資本主義化，是受很大的限制。

三 工業中心

這裡是陝西的蘇維埃「工業中心」——吳起鎮。吳起鎮不是因為在工業科學上有任何成就——讀者不久就會知道——而著名的，乃是因為牠是那裏僅有的鎮市！

在周圍的幾千里內，只有半遊牧的鄉村，人民安全像他們幾千年以前的祖先一樣，住在洞穴的屋子裏。許多的農民，仍然留着挽在頭上的辮子。馬，驢子和駱駝，是交通工具中的唯一的東西。在這裏燈光是用菜油，臘燭是種奢侈品，電光是人所不知道的東西，而外國人像在非洲的愛斯基摩人那樣地稀少。

在這個中古世紀的世界裏，突然來了蘇維埃工廠，機器轉動者，一羣的工人們，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的工具和商品，這是非常驚人的事。

我知道在江西的共產黨，反抗着缺乏海口的重大的障礙，和切斷他們與任何大的近代的工業根據地的接觸的敵人的經濟封鎖，而建築起來幾個茂盛的職業。舉例說吧：他

們舉辦了中國最富足的錫礦，每年出產這種最貴重的礦物超過一千萬磅——祕密地買給廣東的錫的攔斷專家陳濟棠將軍。在吉安的中心蘇維埃印刷工廠，有八百以上的工人。許多的書籍；雜誌，和一個「國家」的報紙——「紅中日報」——在這裏印刷發行。

在江西也有紡紗工廠，毛織工廠和機器作坊。小的工廠，生產足供給他們簡單而需要的工業品。紅黨們自己說：在一九三三年他們有超過一千二百萬元的「對外出口貿易」，這種貿易大部分是由南方敢於冒險的商人經手的。他們越過國民黨的封鎖，而得到很大的利工。但是製造品的大部分，是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這些生產品是經生產合作社發賣的。

蘇維埃有超過一萬所的「生產分配」的合作社，這些都是人民所有，由人民辦理的。雖然這個數目，是比國際聯盟調查員們的估計，高了很多，但無疑地，紅黨們在這種集體事業上，是成功的。

實際上國民黨自身正在企圖在南方一帶，模倣紅黨們的這種制度，但直到現在，結

果是：在一種嚴密地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之下，舉辦這種合作社，假如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

紅黨們在這裏，比在南方，是有更大的障礙要克服的。因為這裏在蘇維埃建立以前，是連一個小的機器工業都完全沒有。在整個的西北——在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和綏遠——從面積上來說，幾乎等於整個歐洲，可是它們聯合起來的機器工業總投資，還比不上一個大規模工廠的一個支行，例如福特汽車公司的支行。

在西安和蘭州有一些小的近代工廠，但大部分都依靠着東方很遠的大的工業中心。在西北任何的大規模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必賴於從外界借用技術和機器，才能發生。假如在這一帶的兩個最大的城市——西安和蘭州，這種情形是真實的話。那麼，佔領甘肅，陝西，寧夏等更落後的地域的紅黨們所遭受的困難，是很明顯的。

自然，「封鎖」切斷了紅黨們的輸入機器，和「輸入」技師。但是關於後者，紅黨們說他們的供給：在現在是很富足的。只有機器和原料，是最嚴重的問題。僅爲着要得到少

許的機車，紡織機器，引擎或者鐵塊，紅黨們打了許多的仗，幾乎屬於機器這類的任何東西，現在都是由「俘虜」而來的。舉例來說：在去年他們進征山西省，他們奪取了機器、工具，和原料，用驢子馱運，一直越過了陝西蔓延的山脈，到他們的奇怪的萬峰環繞的工廠裏去。

在南方的紅黨們，當他們來到西北以後，推動了一個「經濟繁榮」。他們經過了二萬多里路，過了世界上最困難的道路，帶着許多的機車，鋸床，鉗子，鑄模，滾機，等等，他們帶來了幾十架勝家公司(Singer)的縫紉機，用這些機車，現在裝置了他們的衣服工場。他們從四川的紅色鑛山，帶來了銀子和金子。他們還帶來一些石印石和輕的印刷機，紅黨們對於馬和驢子，很重視和愛好，特別是對於那些載運了他們從南方帶來的重担的有力牲口們，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蘇維埃工業，現在包括了在保安和肅清遼灣的衣服，軍裝，鞋，和紙工廠，在定邊的地氈工場，在永平的鑛山，那裏生產中國最價廉的煤，和有好幾個毛織物棉花紡織工

廠——一切這些工廠，都努力生產充足的貨物，去實現充實陝西和甘肅的四百個合作社的計劃。依照人民經濟委員毛澤東說來，現在的「工業計劃」的目的，是使紅色中國能夠「經濟自足」——充分地強壯，能抵抗國民黨的封鎖而自存——如果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共產黨「聯合戰線」的建議，和停止內戰的話。

最大的而且最重要的蘇維埃國家事業，是在鹽池——甯夏邊境沿着長城的最大的鹽池——的精鹽工廠；在永平和延安的石油井，牠出產氣油，石油，凡士林，蠟燭，和別的副產物。在鹽池的鹽的貯藏，是中國最豐富的，在紅黨佔領鹽池以後，他們取消了國民黨壟斷全部出產品的習慣，允許把出產的一部分，交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因而取得了蒙古人的同情。在陝北的石油井，是中國僅有的石油井。在佔領永平以後，紅黨們開鑿了兩個新的油井，據說比永平和延長在「非土匪」的手中的任何時期，都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生產。

四 兵工廠

並且吳起鎮是在紅區裏最大的工廠工人的集中地點，而且牠的重要，也是因為牠是紅黨們主要的兵工廠的所在地。這裏也是媚人的劉羣仙女士的總部——她從前是上海的紡織工人，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婦女部的指導員，年齡二十九歲。

我在吳起鎮停留了三天，訪問了在工廠裏的工人，考查了他們的工作情形，參觀了他們的戲院和政治會議，讀了他們的壁報及文字書籍。還有談話。我加入了一個籃球遊戲，在一個小隊裏——由外交部使者傅錦魁，一個政治部工作的能說英文的青年的專門學校的學生，一個紅色醫生，一個工人和我自己組成的。我們和兵工廠籃球隊對敵，遭遇了最可恥的戰敗。第二天早晨我知道了：三十一歲的我，不能算是年青了，因為我的骨頭僵木了酸痛了。

在吳起鎮的兵工廠，像紅軍大學一樣，是在一大排在山旁邊建築起來的圓頂屋子做

成的。屋子是涼快的，很通風的，由在牆的四角挖的通氣穴的光線照耀着。而主要的好處，是完全能預防空中轟炸的。在這裏我看見了一百多個工人，製造手榴彈，戰壕鎗，火藥，手槍，小的炸彈槍，和一些農具，修理部正在修理許多擱破壞了的來復槍，機關槍，自動來復槍，手提機關槍。可是兵工廠的出品都是很粗糙的，都被用去武裝紅色遊擊隊，正式的紅軍隊伍，幾乎完全是用敵人軍隊奪取過來的槍械和子彈去供給的！

兵工廠的管理員何錫揚(譯音)氏，帶領我參觀了各個部門，介紹給我他的工人，並且告訴了我一些關於他們工人的事情。何氏年三十六歲，未婚，在九一八以前是有名的瀋陽兵工廠的一個技師。九一八以後，他走到上海，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以後走到西北，入了紅區裏。這裏的許多工匠，都不是「門外漢」。許多的人，從前都是在漢陽中國最大的鐵工廠裏做工，有少數的一些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裏做工。我會見了兩個年青的上海工匠頭和一個修理專家，他們給我看了從瓜麥怡和洋行公司(Jardine Matheson Sco.)慎昌洋行(Amberson Meyer Co.)和上海電力公司等有名的英美公司來的很好的

推薦信件。還看一個是上海機器廠的工頭。還有些是天津，廣州和北平的機工匠，而且有些都曾和紅軍一同「長征」過。

在兵工廠裏的一百十四個機器匠和學徒裏，只有二十個是結婚了的。這些結了婚的妻子們，都和他們一塊住在吳起鎮，或者當工廠的工人，或者當黨部的職員。在兵工廠工會裏——這工廠代表了紅區裏的最熟練的勞工——黨員佔很大的百分數的。他們告訴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參加了共產黨和共產青年團的。

除了吳起鎮的兵工廠以外，還有織布和制服工廠，鞋工廠，織襪工廠，和一個帶有醫生的藥房，這醫生是剛從山西一個醫藥訓練學校來的，他的年青而漂亮的妻子和他在一塊當看護。他們兩人在去年冬天的山西進征中，都參加了紅黨。在附近也有一個醫院，裏面有三個值勤的軍隊裏的醫生，主要地是醫治受傷了的兵士。還有一個無線電台，一個簡略的試驗所，一個合作社，和一個軍需根據地。

除了兵工廠和軍裝廠外，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年青的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或三十歲

的婦女。『同等勞動同等報酬』，是中國蘇區裏的一個口號，在這裏對於婦人們，是沒有工資區別的。勞動在外表上，比在蘇區其他一切人，都得到優先的經濟待遇。也勝過紅色指揮官，因為紅色指揮官，並不領受正式薪金，只是少數的生活津貼，而這津貼，要看會計處的負擔輕重來決定的。

五 生活的門已爲他們打開

工廠裏的工人，每月得到從十元到十五元的薪金，宿膳由政府供給。八小時的工作日和六天的星期週，工廠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開動着，一天換三班工人！大概是中國最忙碌的工廠吧！工人們被保障有免費的醫藥待遇，和受傷的卹金，女子們在受孕期中，有四個月領取工資的休息，而且能領到他們的「社會保險金」。這種「社會保險金」，是由扣除工人的工資的百分之十，和由政府加上同樣數目的一種基金準備的。政府也捐助全部出產的百分之二，爲工人們的教育，娛樂等等消費。這些款項，都是由工會和工人的工

廠委員會一同管理的。

一切這些，聽起來，是很進步的；雖然或者離共黨主義烏托邦還太遠。在蘇維埃爲生活的鬥爭中，這些個情形已經實現了——這事實很有趣味的。牠們是如何原始地實現了，那是另一個問題！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廣大的寄宿舍，一切這些都是實在的；但是也有黃土地板洞穴房屋。可是沒有洗澡的噴水器，沒有電力。他們是有食物的，但飯食只是些小米，蔬菜，有時候有些羊肉，可是沒有茶，沒有糖，沒有牛奶，沒有咖啡，他們用蘇維埃貨幣，收集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他們用蘇維埃貨幣所能買到的物品，是很嚴密地限制到必需品上——而且這些必需品也並不用買到很夠用的！

在吳起鎮的這些工人們，雖然是在開辦期中，在這裏至少一種健康衛生的，有運動的，呼吸着清潔的山中空氣，自由，尊嚴，和有希望的生活。在這裏是有發展的。他們知道沒人從他們身上榨取金錢，我想他們是爲他們自己和爲中國而工作的。而且說他們

自己的革命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明白了：爲什麼他們對於每天二小時的讀書和寫作，他們的政治課程，和他們的戲劇談話，是那樣地認真；爲什麼他們在遊戲。文學，公共衛生，壁報，「工廠效能」等等的組織與個人之間的競賽裏，爲着爭取那很可憐的獎賞，而激烈地競賽着。一切這些事情，對於他們都是真的，是一些他們以前所不曾知道的事情，是一些在中國別的任何工廠所永遠不能知道的事情。他們似乎很感謝，生活的門是爲他們打開了！

第八章 紅軍與農村生活

一 春耕的口號

提早春耕運動！

不帶一垧地！

多種早糧瓜菜，增加收成！

這是陝甘寧邊區（即是西北蘇區）今年春耕運動的三大口號。這個口號一提出，便被全邊區的羣衆所熱烈的接受，造成了邊區廣泛的生產運動的熱潮。到處都有幾百垧以至幾千垧的土地下着種籽，幾百垧以至幾千垧的荒地被開闢出來。還不過幾個月以前。那些都還是僵屍一般的。稀疏地覆着乾焦了的黃土，不久以後便到處被新鮮的土壤的氣息

所代替了，幾個月以後油碧的春麥，西瓜南瓜的浪淹沒了這些土地，一陣勞動的浪潮使僵屍的土地突然甦醒了過來。

在蟠龍市召開的陝北省，春耕總結大會中擁擠着的各地的代表——省一級的高級幹部，各地方黨部代表，政府的代表各級負責人員，各地的勞動英雄們，還有旁聽的羣衆，他們一面抹着額角上的汗珠，一邊從他們的言語中暗示着一種含着無限光明，愉快的將來。

大會的總結指示着陝北省今年耕種的面積超過了去年的三分之一。有些個別的縣份的成績還要高，譬如延水縣的耕種面積超過了原定計劃之上八千四百六十餘垧，延川縣是八千六百餘垧。安塞縣是三千七百五十垧，（每垧約合三畝），但是沒有一個縣只超過一千垧的。全省今年開闢的荒地總計是四萬五千七百十九垧，這即是說今年每個陝北省的青年勞動者（包括婦女在內）約新墾了一畝田。

有一個例子指示，今年僅僅是志丹一縣已經耕種的土地是五萬六千多垧，但是去年

同期耕種的土地只不過三萬多垧，這當中大部分土地是因爲新開墾的荒地而增加的。

另外還指出全陝北省今年植樹的成績是十四萬另三百八十八株，以及建築了若干水利汝程。

延水縣的一個區，原先是一片榛莽，但是現在卻被新鮮的土壤的呼吸和春麥，莖豈，糜子等所掩覆了。

另外一個事實反應在邊區生產戰線上的是有組織的動員了一切社會的勞動。在生產戰線上的農村，無論你走到那裏都是充塞着勞動互助社，婦女生產學習組，春耕運動委員會，勞動義務隊，義務耕田隊等等的活動。

陝北省六個縣的統計，婦女生產學習組是一四五〇一個，參加的婦女是三五五九四名。安定一個縣是四四二組，二八四〇名，這便是說有一大半的青年婦女參加了社會直接的運動。安定的一個區是一五〇個互助社小組，參加的人數是一千多。志丹縣的義務耕田隊每鄉一個大隊，每個大隊下還有三個中隊，中隊之下是六個班，每班人數自三人

到九人。

人們或許會說，這有什麼重要呢？不過只做了這一點工作。在這裏找不着一架耕田機或收穫機，甚至有些地方還不得不用人力來代替牲畜力。

這些人就因為不懂得這些數目字的意義。倘使他肯稍微誠懇一點，就會從另一種數目字的意義中看出這種數目字的作用。

在沒有經過革命以前的陝甘寧邊區，人們所見到的數目字是說有若干地主每年收得了幾百擔以至幾千擔的租穀，農民負擔着幾百種苛捐，每年平均有五十萬農民生活在飢餓線上，至少有十萬農民遭到了可怕的慘殺和餓死。每年約有幾十萬畝土地荒蕪着。

這樣，兩種數目字所表示的是什麼呢？一個是勞動被真正地尊敬着，向着不是爲了少數人，而是爲了每個勞動者自己和全體社會的幸福而創造着的方向發展。然而另一端呢？勞動被踐踏在貪婪的浪費的腳底下，因此勞動在這裏便不得不是消極的，痛苦的，勞動在這裏被當做一種罪罰。這也正指示勞動只有從慘酷的剝削者的手中獲得了解放，

然後纔能獲得牠的創造的和幸福的發展前途。

二 生產戰線的一隅

在邊區的生產戰線上特別有意思的還在婦女兒童。

從來以爲婦女只能在家庭中做些瑣碎的工作。只能夠從廚房到寢室，由寢室到廚房。但是現在邊區的婦女，從她們積極地參加了生產戰線上的工作以來，則證明她們不僅能擔任同男子們一樣的工作並且做得非常成功，她們在生產戰線上表示了比男子們更大的積極性。好些例子指出了邊區婦女在生產戰線上的偉大意義。

志丹縣第一區，菜社坪村有一個五十二歲的女人，在一個月裏她開墾了四垧荒地。有很多的農村青年勞動着，到抗日的前線上做了戰士，這些戰士的土地都由各地方黨部政府設法代種。因此到處都有義務耕田隊的組織來替代這些抗日家屬服務，但是卻有好多戰士的妻子，婉謝了這種特權。她們完全以自己的力量將自己的土地種完。據她

們中間的一個回答訪問者：『我爲什麼要人幫忙？我又不是做不得事，他當戰士保衛中國是應該的呀！』另一個抗日戰士家屬的母親則回答『等我做不得了，你們這些好人再來養我的老罷！』說着便大聲地笑了起來。她顯得自己那樣幸福呢！

安定縣的一個抗日戰士家屬的母親，不但婉謝了義務耕田隊的援助，並且還頌道她爲的一個還只有十三歲的兒子種完了自己的土地，又轉過來幫助別的家屬。人們也許真以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天下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是沒有的，一個簡單的事情可以說明，就因爲紅軍和共產黨完全忠實於羣衆的利益，當她們從現在想到過去的時候！她們應該信仰誰呢？

邊區的兒童們以前在軍閥豪紳統治下時，他們分爲這樣兩個部分，一部分富人家的兒童被成年豢養在書房和距離勞動很遠的地方，他們是被決定着養成一個廢物。另一部分貧困人家的孩子們，被趕在荒野裏成天守着毛羣，浪蕩着，被鞭撻着。但是他們現在卻做了令人想不到的有意義的工作。

在生產戰線上，孩子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特別工作。他們被決定拾肥料幫助生產。

延安縣南鄉的三個少年先鋒隊的孩子在一個月中拾了三千多斤的肥料，安定的一個兒童和老人的混合隊在一個多月中拾了一五六、〇一五斤肥料。

延長的兩個少年先鋒隊的隊員自動跑到抗日戰士家中去幫助做工作（從挑水，打柴到掃地煮飯）雖然那位紅軍的母親非常慈愛的感謝他們的幫助，但是他們堅持幫助了這位母親做工作。

當我們走到鄉村去的時候，在油碧的高粱，糜子，南瓜的海中，有女人們，也有老人和孩子們在太陽底下除着地上的雜草，這裏有些是混合生產隊有組織的活動。有些是孩子們自由去參加的。孩子們一面工作。一面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或其他抗日歌。他們好像忘記了烈日的刺激一樣。

三 集體勞動

在邊區的生產運動中顯然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發展。

表現爲集體主義發展的具體事實首先就是活動在整個生產戰線上的各種勞動的集體組織。

勞動互助社——這是集體勞動組織的最主要的形式中之一種，是邊區的勞動者，站在彼此互交換勞動的利益上的共同組織。這組織對於貧農和中農是特別有意義的，這樣他們便解決了農業上的幾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解決了邊區勞動的缺乏。人們或許問「這不是奇怪嗎？中國有幾千萬農民在失業中，勞動呈出普遍的剩餘現象。」這完全是對的，然而問題是如果將全中國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話，並給農村經濟現狀以真正的改善的話，那麼立刻會發生農村勞動力缺乏的現象。問題在邊區就發生了這樣的結果，勞動缺乏的問題嚴重地提到了邊區黨與政府與每個農民的面前。問題便這樣解決了，在邊區黨和政府的倡導之下，到處發展起互助社的小組來。目前這種小組包括了約當全邊區勞動人口（有些地方甚至從十幾歲的小孩子和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都吸引了進來）的百分

之四十。譬如定延縣的一個區發展了勞動互助社的小組一百多個，平均每個組的人數有五六個，這便是說，安定的這一個區已經將所有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三四十組織在互助這種組織中了。

婦女學習生產小組——邊區的青年勞動者爲了保護祖國和自己的利益，就不得不用鐮刀斧頭來代替刺刀鎗尖，後方的勞動便大部分由他們的家屬擔任，這使得邊區的婦女們在生產戰線上更佔着決定的地位。在今年的春耕運動中到處都看見婦女在生產戰線上積極活躍的姿態。她們擔任了勞動的主要部分。

婦女學習生產小組吸引了邊區農村婦女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積極地參加了生產戰線上的工作。使她們能同男子一樣佔在共同勞動的地位，而不是像她們在過去一樣，只做些男子們在勞動中所附帶要求做的工作。

義務耕田隊——對於失去了勞動力的抗日軍的家屬，殘廢者，老弱者的土地，邊區政府和黨號召了農民中的先進份子和少年先鋒隊組織義務耕田隊，專門替他們耕種。他

們是自覺地以自己的勞動慰勞那些在爲着保衛祖國而流血的戰士們，同時也是以最高的光榮的精神爲社會的必要服務。這些隊員們和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們以『勇於赴義』的精神，到處都得到了農民們的信仰，有時也得到他們很大的援助。他們比一切人都做得多些，但是卻不計較任何報酬。

此外還有開荒隊和其他自發的集體生產組織。

在勞動的過程中，我們常常看見農民們。特別是邊區的婦女們是那樣親密地共同工作。他們不住地遇到困難，但是以他們共同的力量再三克服了。

以上所說，是今年的生產勞動現狀，可是在這以前是經歷了悠久的歷史的。

四 紅軍與土地問題

紅軍一到，接着的一步，就是樹立村蘇維埃，和一些初步調查必要的機關。四十戶至六十戶間，聯合樹立一村蘇維埃，每十戶或十家，選土地委員一人，通常由工人或工

匠充任，大而戶口年齡食糧，小而雞犬牲畜用物，皆由土地委員調查清楚，一一登記。鄉村蘇維埃派少年先鋒隊員同土地委員及本地窮人組成查田隊，詳細調查該村一切田地情形，查竣後再由鄉蘇派人復查，查清即着手分田。

有人耗費了十個月的工夫，研究川陝蘇維埃政府的政績，對於那裏所實行的土地法，得到很清楚的描寫。地主階級所有的土地，無條件的沒收；地主階級是指自己有土地，但並不耕種而行租出的人，——他們和土地與實際耕種者，常沒有接觸，只僱人收租而已。田租時常超過收穫的一半餘剩者，不足以供養耕種者的家庭。對於一羣「富農」，又採取一種稍有不同的政策。富農是指自己有許多土地，僱工耕種，並且出租自己種不了的土地。兼營高利貸者而言。其土地也一樣的收沒了，但是和地主不同的，就是富農仍然可以照舊作農人，重分土地的時候，他還可以分得一份較壞的土地。被認為中農的人們，便是很幸運的，因為他們所有的土地，顯然是共黨認為合理的。他們的土地，一點不沒收，仍然還歸他自己所有，但是須自己耕種，不許租出或僱人耕種。共黨到處盡

可能的用各種方法鼓勵開墾未耕種的土地。

土地現在可以重新分配了，但分給貧農的時候，用什麼標準和給誰呢？分土地不是按勞動能力作標準，採用的是計口授田制，籬垣田界都取消了，而重新劃定。土地按照它的產量分成等級。分配的原則是『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夠作莊稼的壯年男女多分一點，老弱的少分一點。』雇工，貧農，兵士，和失業而願意親身作莊稼的窮人，都應分得土地。凡參加紅軍和其他的農工戰士，予以特別的待遇。他們的土地，乃然當蘇維埃監督之下，負責代耕。對於佃農，則將他先前耕的土地給他，他欠先前地主的租錢利錢一概勾消。所有典當給人家的土地，一概無代價收回，完全歸佃農所有。

土地法還包含有立意爭取白區新兵的條例。凡白區工農及白軍士兵來參加紅軍者，與紅軍兵士同樣待遇，分得公田由蘇維埃命人代耕。白區來之醫師，技術人材，專門家，教員，除應得之工資外，如攜帶家屬，亦同樣分得土地。

不僅『榨取人的』地主的土地要收沒，他們的耕牛農具也要收沒。這就發生了耕牛農

具的重新分配的問題。就是將它分給農民或集體的使用它。到今日大約還沒有看到像蘇聯那樣的集體農業的紀錄。他們實行的政策，是鑿斷者授以田，並盡力設法集體使用耕牛和農具。要在農民中間分配耕畜農具，自然不免發生不公平的怨言，是以中國蘇維埃組織者的講演和行動，都顯出鼓勵集體使用器具的希望。

土地分給貧農和紅軍游擊隊，糧食就歸他們所有。凡地主豪紳反革命的土地，一律收沒，沒有分的荒地，由蘇維埃交給有勞動能力的勤儉的貧農耕耘，收穫的六成歸他們自己，四成歸蘇維埃，作為紅軍的食糧。設立糧站，存儲紅軍公田收的糧食和被「白匪」——紅軍和白軍互相稱呼一個名詞——壓迫走的農民的田地收的糧食。組織澈底的監察制度，苟有任何隨便糟蹋耗費吞沒變賣等違法事件，都要受法律的處罰。紅軍公田，由蘇維埃覓人代耕，收得糧食交蘇維埃保存，紅軍可以領取糧食或變賣成錢。代耕者的工資，則以從地主沒收之田地的糧食償付。並定下被白軍逼走的農民的糧食處理的條例。他們的穀物，由當地蘇維埃代收，以十分之二給收穫者作工錢，其餘的保存起來。限逃

跑的人三個月內回家，經過考查之後，可以發還他們的穀物三月以上回家者，須經嚴密的考查，並得農人担保，始發還其糧食。但如被認為反動分子，則將他們所有的土地糧食收沒。除去代付的工錢外，其餘沒收的糧食都分給窮人。

五 紅軍與稅收政策。

共黨對於稅收政策，提出最根本的改革。——照循實說：『這種稅收政策的改革，和從窮人身上取得重，從富人身上取得輕的稅制，完全相反。』一個共產黨宣言提到：『完全取消所有國民黨軍事和政府稅的剝削，向有產階級實行累進稅。取消由紅軍工人和鄉村城市的窮人所收的稅捐。』一切原有稅捐，一概取消，而代以富有階級扣負較重的『統一累進稅』。

蘇區採取了一種農業土地的稅收，有些地方稱為公糧或政府錢糧，因為有些時候，按食糧種類征收，用以供給紅軍，和救濟不能自給的人們。為徵收這種租稅，和分配土

地一樣，農民分成三個階級——貧農，中農，富農。頭兩個階級的稅率，通常是一樣的，富農的稅率，則累進的高一些，免稅的收穫的數量，也為貧農中農較諸富農大一些。下表是共黨政府，先前在中國四個不同區域，實行的稅收單位和稅率表，四個不同區域即川陝區，閩南區，閩西區和贛浙交界區。稅率和免稅都是累進的。到某種數量止，通常是足以供收割者生活，收很少的稅或免稅。這個數量以上。稅率累進，直到收成百分之二十二。這顯然比非共黨區現存稅率較輕些，再者，占收成四至七成的地租也行不通了。

不僅基本稅率比較減低，並有某種特別免稅辦法。紅軍家屬（父母妻子不能勞動者）可以免稅。貧農納完課稅後，所餘不足以供家庭生活者，如由當地蘇維埃決定，可以豁免。經受天災或白軍兵禍者，稅收亦可減免。為鼓勵改良農業起見，如改良籽種，改良耕田，則收成可以免稅。旱潦之田，經過開墾，收成免稅三年——但是富農僅免稅一年。川陝蘇區公糧，乃因糧食之種類收稅公糧的分配，以十分之四作紅軍用，以十分之

四作公務員及來往運輸隊用，以十分之一供保衛地方的團勇用，其餘的供救濟殘廢和扶卹窮困與無力工作者用。

蘇區的稅收，不僅是基本農業土地稅一種，其他稅收，因當地情形和對白軍戰事需要的不同，隨處而異。四川東北部發現三種特別稅很重。一種是該地特產銀耳稅。銀耳是一種木耳，有錢階級需用很多。上海食店貨窗中陳列銀耳很多。這種產物課稅一成至三成，資本不及三十元的貧農和中產階級免稅，第二種重稅是鴉片稅，因為鴉片產量有限。所以稅收也有限。用鴉片的地方，徵稅到貨價二成至四成，並無免稅，第三種重稅為屠宰稅——全中國都有稅——一頭徵稅一成。婚嫁喪葬時，屠宰豬羊供家庭食用者無稅。另外的兩種普遍稅收，即蘇區入口稅和出口稅，出口稅如棉花，藥材，五金，豬牛羊，糧食等，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但有時候得酌量情形豁免。入口稅如西藥，五金，鹽米，煤油，紙張，油漆，雜貨等，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稅，有時亦得免稅。食鹽對於中國人很重要，因此特別有食鹽入口的免稅。在江西用盡了種種方

法，通過國民軍圍剿的經濟封鎖，私運食鹽入紅區作竹筏子，每個竹桿實滿食鹽，或假作出殯，棺材裝滿食鹽，是他們用過法子中的兩種。

用他們累進稅和豁免不能夠納稅者担負的政策，共黨立意完全推翻先前的稅制。在中國任何地方，當佔領新的領土以前，他們在宣傳中，公佈先前的稅制是要解除的。

六 形形式式的農業隊伍

爲無生產而很重要的羣衆，繼續要求食物，例如紅軍和附屬的機關，對於紅軍統治區內的農業，予以很重的担負。雖然有下列的種種口號：

「加緊春耕！」

「加緊秋耕！」

「放鬆了分得田地的耕耘，就等於放鬆了消滅敵人！」

可是很顯然，至少在四川東北部的農產，有跌落的傾向。這有好幾種原因。因爲缺

少壯丁從事耕種，紅軍的土地並沒有完全耕種，富農有的時候怠工。自耕農在內戰不安的時候，他們注意他們自己的土地，房屋農具，便不注意生產了。貧農和佃農由共產黨的土地重新分配，得到田地，自然是很喜歡。不過有許多時候，他們對於這種土地分配的新方法，很驚奇，因為這種分配方法，和他們『聽天由命，替人傭工的傳統意識』不同，有些農民，怕他們的地主有一天回來。他們好好的耕種他們所得的重新分配的土地，可是祕密的竊答舊日的地主。

關於農產物，共黨當局，當前有三個困難問題。第一：缺少農業勞動力，這主因原因，並不是許多人因為恐懼逃跑了，却因為需要許多人行軍服務。這時候從軍服務，自然是識為最重要的了；第二：缺少農業資本，這因為所有能用的款項，都用作防衛戰爭了，再者，共產區有許多資本都逃避了；第三：缺少生產用之農業設備，因為有一部份農具被毀壞了，用它的金屬來作武器。

為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共黨重又走向他們最有經驗的途徑——組織，鼓勵農

民之中，設立「耕田隊」和「勞動協助會」。這種方法，是藉合作的力量，同樣的人數，能夠作更多的工作。能幹婦女，也鼓勵在農事中多行工作。爲克服缺少資本的困難。共黨幫助農人們，參加生產合作和信用合作，這可以使他們得到籽種肥料等等東西。缺少農業設備，則用鼓勵設立「耕畜站」，「耕畜合作」，集體運用耕畜方法解決。鼓勵耕地競賽：增加生產，則給報酬。對於肥料等物，也同樣設立特別合作社應付。

還有幾種不同的農業隊伍值得提出的。全農村中分作若干「耕田隊」，由農夫農婦組成；每隊有個首領和副首領。在一定時候，舉行會議。討論耕種方法，此外還有特別「耕田隊」，它的目的，在替出外的紅軍耕田。另外的一種組織，可以和蘇俄工人的突擊隊相比。他們的責任，不僅是他們自己在最小限度的時間，作最高限度的工作，並且用前進的方法，幫助落後的工人和農人。還有另外一種團體，叫作「輕騎隊」，他們的責任，將所有的破壞，怠工的情形揭發，他們用口號講演，會議，壁報等等方法，澈底公布出來。他們並且積極補救不好的情形，教導民衆，注意他們的危險，改進的需要。